

反恐抑或自治： 叙利亚库尔德人反恐的双重性研究

唐志超

摘 要：2013年至2019年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肆虐的黑暗时期。民主联盟党领导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美军结成反恐联盟，在击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美军依赖的最主要地面战斗力量。叙库尔德人积极参与反恐，一方面是由于自身受到了切实恐怖威胁，另一方面是希望借此争取美国支持，谋求国际合法性，以推动自治进程。然而，库尔德人基于反恐之上的自治存在内生缺陷。美国与库尔德人的反恐联盟具有脆弱且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等特点，双方属于临时交易性质的战术盟友关系。库尔德人以反恐为工具，而美国同样将库尔德人作为反恐工具，无意支持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这一工具性决定了库尔德人自治的脆弱性，致使库尔德人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叙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叙利亚全国对话框架内进行，而借助外部力量强加解决的方案注定会失败。

关键词：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美国；反恐联盟；反恐工具化；库尔德自治

作者简介：唐志超，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2488）。

文章编号：1673-5161(2022)04-0040-1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自2011年叙利亚陷入动荡以来,叙库尔德人趁乱而起,通过积极参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斗争,争取到了美国以及西方支持,其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并在叙库尔德地区单方面成立了自治政权。由“伊斯兰国”猖獗时期的叙利亚“四分天下”(叙政府控制区、“伊斯兰国”控制区、叙反对派控制区和库尔德控制区)到现今“三方割据”(叙政府控制区、亲土耳其势力控制区和库尔德控制区),叙库尔德人成为影响叙政局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研究,国内学界关注较少,主要关注点是叙利亚局势与库尔德问题、叙库尔德问题发展演变、叙库尔德政党政治、库尔德自治发展、叙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叙库尔德人与土耳其矛盾等。^①相对而言,对库尔德人参与国际反恐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更是少有关注。本文主要以反恐为视角,重点研究库尔德人如何利用乱局参与国际反恐并谋求自治,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一、叙库尔德人在反恐中异军突起

库尔德人是叙利亚第二大民族,约占叙人口近10%,主要聚居在叙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该地区俗称“罗贾瓦”(Rojava)。^②由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政府长期推行大阿拉伯主义民族政策,库尔德人作为少数民族的身份未得到官方承认,其民

^① 研究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主要有三部专著: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主要论文有:闫伟:《叙利亚政局与库尔德问题的嬗变》,载《世界民族》2013年第6期,第24-32页;汪波:《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政治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1期,第62-75页;肖文超:《叙利亚库尔德反对派主要政党》,载《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5期,第52-57页;唐志超:《中东新秩序下库尔德问题走向与中国的角色》,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2期,第20-34页;肖文超:《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西库尔德斯坦”自治的前景》,载《世界民族》2015年第2期,第57-65页;钟冬樵:《土叙关系中的库尔德问题及影响论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6-117页;王琼:《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影响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6期,第78-89页;汪波、穆春唤:《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前后的政治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2期,第90-102页;王晋:《当前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载《中东研究》2018年第2期,第35-51页。

^② 罗贾瓦意为“西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聚居区主要分布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库尔德人习惯称叙利亚部分为“西库尔德斯坦”、伊拉克部分为“南库尔德斯坦”、伊朗部分为“东库尔德斯坦”、土耳其部分为“北库尔德斯坦”。

族语言和文化权利受到压制,甚至有数十万人沦为没有国籍的“黑户”。^① 2011 年,包括叙利亚在内的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为稳定局势和笼络人心,叙政府被迫调整政策,颁布法令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并恢复了近 30 万库尔德人被剥夺的国籍^②。在叙局势动荡的大背景下,以民主联盟党(*Partiya Yekîtiya Demokrat*, PYD)^③为首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趁乱而起,借助乱局与反恐逐步壮大势力,发展武装,扩大地盘,建立自治政权,短期内成为叙政治舞台上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叙库尔德人得以迅速崛起,得益于叙局势动荡,中央政权陷入实际瘫痪这一大背景,更主要取决于其利用反恐争取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反恐国际联盟的大力支持,并制定了一个颇具成效的战略和策略。

首先,以反恐为主要抓手,积极主动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反恐联盟,赢得美国和西方支持。“伊斯兰国”的兴起,既对库尔德人构成了严重威胁,也成为助推库尔德武装崛起的关键动力。2015 年之前,叙库尔德武装几乎是孤军奋战,与叙政府军、叙反对派武装以及“伊斯兰国”同时为敌。随着“伊斯兰国”进攻日益增强,政府军节节后退,库尔德人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库尔德控制区先后被占领。在保卫家园战斗中,以民主联盟党为首的库尔德武装逐步成长起来,并成为正面抗击“伊斯兰国”的主力。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 月的科巴尼战役(*Siege of Kobanî*)是库尔德人摆脱困境的重要转折点。“伊斯兰国”围困科巴尼久攻不下,残酷的战事和库尔德人英勇无畏战斗精神吸引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同情,美军首次开始向被困库尔德武装提供空中支持,最终使科巴尼解围。2015 年 10 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武装和训练叙反对派政策失败,正式转向支持叙库尔德武装,为其提供非致命武器。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加大了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决定重用库尔德武装,开始全面支持库尔德武装并提供重武器。库尔德武装的武器装备水平以及战斗力随之迅速得到提升。

其次,重视政治和军事力量建设,组建独立武装力量,增强自卫能力,并组织自治政权。叙陷入动乱后涌现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库尔德政党。2011 年 1 月,民

^① 1962 年叙政府颁布 93 号令,取缔哈塞克省约 12 万库尔德人的公民权。据民间组织统计,到 2011 年初,叙大约有 346,242 人“无国籍外国人”(叙利亚库尔德人)。到 2018 年 5 月,已有 326,489 人获得叙国籍,仍有 19,753 人未获得国籍。另有 46,000 人因未登记也没有取得国籍。参见 Kamal Sheikho, “Over 19,000 Syrian Kurds Deprived of Citizenship, 46,000 Remain Stateless,” *Asharq Al-Awsat*, September 12, 2018, <https://english.aawsat.com/home/article/1393-276/over-19000-syrian-kurds-deprived-citizenship-46000-remain-stateless>,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5 日。

^② 2011 年 4 月 7 日,叙利亚政府颁布第 49 号令,赋予无国籍外国人以叙利亚国籍。

^③ 民主联盟党于 2003 年成立。该组织与土耳其工人党联系密切,崇拜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并以其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该党领导层也多为土耳其库尔德人。土耳其视该党为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将其列为“恐怖组织”。

民主联盟党领导多个左翼性质的库尔德政党组建民主社会运动(*Tevgera Civaka Demokratîk*, TEV-DEM)^①。2011年4月,民主联盟党和1957年成立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Partîya Demokrata Kurdistanê*, PDKS)等十多个政党又联合组建了“库尔德政党全国运动”,希望加强团结合作以应对叙急剧变化的局势。不过,全国运动很快发生分裂。2011年10月,叙库尔德民主党领导成立库尔德全国委员会(*Encûmena Niştimanî ya Kurdî li Sûriyê*, ENKS)^②,民主联盟党拒绝加入该委员会。之后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加入了叙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Syria, SNC)。民主联盟党则成为与叙政府关系密切的民主变革全国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Body for Democratic Change, NCB)的成员。从此,叙库尔德人主要分成两大派别,各派都拥有自己的武装。^③不过,民主联盟党实力最强,是库尔德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也是地区自治政府的领导者。2012年7月,叙政府军在反对派军事压力下主动撤离库尔德地区,民主联盟党立即在原有的“库尔德青年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人民保卫军(*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 YPG)接管库区。2012年4月又建立了女子保卫军(*Yekîneyên Parastina Jin*, YPJ),这两支力量也是叙库尔德武装中人员最多,战斗力最强的民兵。土耳其智库称,人民保卫军约有6万~7.5万人^④,女子保卫军属于人民保卫军的组成部分,约有2万人规模。^⑤除了这两支力量外,库尔德人还建立了警察部队、安全机构、反恐部队、特种部队、工兵突击队等武装力量。2015年10月10日,以人民保卫军、女子保卫军为主体,叙利亚民主联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DF)正式成立。民主联军发展快速,截至2019年8月规模已达到10万人。^⑥总体看,叙

① 主要成员包括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和平党、库尔德自由团结党、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库尔德共产党等。

② 2011年10月成立,由16个库尔德政党组成,主要得到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KRG)和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KDP)的支持,与土耳其关系密切。

③ 2012年7月,为弥合叙库尔德人内部团结,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领导人巴尔扎尼推动组建了库尔德最高委员会(KSC),将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全国委员会皆纳入其中,但由于分歧过于严重,该委员会很快陷入瘫痪,并未发挥多大作用。

④ Omran for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and Security Structures of 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in Syria,” *Omran for Strategic Studies*, January 23, 2018, p. 7, <https://omranstudies.org/publications/reports/military-and-security-structures-of-the-autonomous-administration-in-syria.html>, 上网时间:2022年4月6日。

⑤ Benedetta Argentieri, “Meet the Female Soldiers in Syria and Iraq Fighting for Gender Equality as Much as Freedom,” *The Telegraph*, August 18, 2017, <https://www.telegraph.co.uk/women/life/meet-female-soldiers-syria-iraq-fighting-gender-equality-much/>, 上网时间:2022年4月6日。

⑥ Marko Marjanović, “US Claims Its Syria Proxy Force Is 100,000-Strong as Turkey Threatens to Invade,” *Checkpoint Asia*, August 19, 2019, <https://www.checkpointasia.net/us-claims-its-syria-proxy-force-is-100000-strong-as-turkey-threatens-to-invade/>, 上网时间:2022年4月8日。

动乱以来,库尔德人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均显著得到提升。

第三,抓住机遇,秉持务实路线,广泛争取国际支持。在内乱之初,叙政府军撤离库尔德地区后,库尔德人趁虚而入,实现了对库区梦寐以求的控制。“伊斯兰国”的崛起,对库尔德人既是严峻威胁,也带来了重大机遇。库尔德人利用美国对叙反对派孱弱无能的不满,充分展示自身实力,在科巴尼战役中一战成名,并以积极反恐态度和作战勇敢精神赢得美国的关键性支持。库尔德人清醒认识自身实力和所处恶劣环境,不四处树敌,尽可能争取盟友。在自治区内,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亚述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联合建立“民主社会运动”,组建联合政府和联合武装。民主联盟党还做出不与叙政府发生冲突、成为独立的“第三方力量”(既不站在叙政府一边,也不支持叙反对派)的“战略决策”,^①以赢得美国的支持为关键,库尔德人同时与叙利亚政府、俄罗斯、欧盟和伊朗等其他各方巧妙周旋,建立联系,开展务实合作,减少冲突面。为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库尔德人积极利用库尔德人英勇作战、雅兹迪人惨剧^②、科巴尼战役、妇女解放、基层民主等叙事,大力开展国际宣传,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除了政治和军事上获得西方的一定支持外,叙库尔德人在国际舆论上也博得较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和支持者。关于雅兹迪女性被“伊斯兰国”掠去做性奴以及库尔德女战士的新闻在媒体曝光度非常高。在“伊斯兰国”战斗中牺牲的女子保卫军女战士安塔(Asia Ramazan Antar)被西方媒体誉为“库尔德人的安吉丽娜·朱莉”。^③库尔德人的悲惨境遇还吸引一批外国人赴叙参战,人民保卫军为此专门成立了一支“国际纵队”。^④

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击败“伊斯兰国”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没有库尔德武装,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胜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①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Flight of Icarus? The PYD’s Precarious Rise in Syria,” *Middle East Report*, May 8, 2014, p. 7.

^② 雅兹迪人主要生活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是中东一个最古老群体。该部落多信奉雅兹迪教,讲库尔德语方言,数量约 60 万人。对雅兹迪人是否属于库尔德人学界存有争议,一般认为雅兹迪人是库尔德人。2014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实施大屠杀,造成上万人死亡,数千雅兹迪女性沦为极端分子的性奴,举世为之震惊。

^③ Julian Robinson, “Angelina Jolie’ of Kurdistan Dies While Battling ISIS: Woman Fighter Resembling Hollywood Superstar is Killed During Clash with Jihadists in Syria,” *Daily Mail*, September 7, 2016,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777518/Angelina-Jolie-Kurdistan-dies-battling-ISIS-Woman-fighter-resembling-Hollywood-superstar-killed-clash-jihadists-Syria.htm>,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10 日。

^④ 2016 年 12 月“YPG 国际纵队”组建。参见 Andrew W. Griffin, “AIT: Anti-Fascist Battalion Comprised of Internationalists Forms in Rojava,” *Red Dirt Report*, December 21, 2016; Seth Harp, “The Anarchists vs. the Islamic State,” *Rolling Stone*, February 14, 2017, <https://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politics-features/the-anarchists-vs-the-islamic-state-109047/>,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10 日。

两个战场,伊拉克库尔德武装“自由战士”(Peshmerga)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军”这两支力量是美国领导的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所依赖的主要地面作战力量。美军方明确称,在叙利亚主要与两支力量合作:一是叙利亚民主联军,二是主要活跃于叙南部与约旦边境地区的“革命突击队”。后者实力较弱,只有数百人规模,且远离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场前沿。美将叙利亚民主联军视为其在叙打击“伊斯兰国”的最有效战场伙伴,是唯一能对“伊斯兰国”构成压力的地面武装。^① 叙利亚民主联军与美军协同配合,几乎参与了击败“伊斯兰国”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包括攻占拉卡战役、阿勒颇战役、曼比季战役、哈塞克战役、代尔祖尔战役、特拉拜亚德(Tell Abyad)战役、哈维尔(al-Hawl)战役、巴古兹战役等。截至2019年3月底,叙利亚民主联军与美军合作,不仅在战场上击败了“伊斯兰国”,还解放了“伊斯兰国”控制的近1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将近770万人从“伊斯兰国”控制下解救出来。^② 2019年10月,美军开始从叙撤军,叙利亚民主联军依然积极与美军开展反恐合作,担任反恐主力。据美军统计,2020年10月至2022年3月底,叙利亚民主联军共对“伊斯兰国”发起军事进攻166次。^③ 仅2022年第一季度,该武装就打死457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抓获158人。^④ 2022年1月,叙利亚民主联军与美军还协同击败了“伊斯兰国”对哈塞克省关押恐怖分子监狱的大规模进攻,打死3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库尔德人做出的杰出贡献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认可。美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称赞人民保卫军“已被证明是我们在地面打击‘伊斯兰国’的优秀伙伴”。^⑤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指出,虽然在叙美军对“伊斯兰国”造成很大威胁,但真正对“伊斯兰国”构成压力的是叙利亚民主联军,是叙利亚民主联军而不是美军在与“伊斯

^① “The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 Lead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January 1, 2022 to March 31, 2022, pp. 12, 66, <https://www.dodig.mil/Reports/Lead-Inspector-General-Reports/Article/2926830/lead-inspector-general-for-operation-inherent-resolve-i-quarterly-report-to-the/>, 上网时间:2022年4月9日。

^② “CJTF-OIR Strike Summary March 10 — 23, 2019,” *U. S. Central Command*, March 26, 2019, <https://www.centcom.mil/MEDIA/PRESS-RELEASES/Press-Release-View/Article/1795-982/cjtf-oir-strike-summary-march-10-23-2019/>, 上网时间:2022年4月9日。

^③ “The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 Lead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2021年第四季度数据缺失),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February 4, 2022, <https://www.dodig.mil/Reports/Lead-Inspector-General-Reports/>, 上网时间:2022年4月9日。

^④ “The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 Lead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⑤ “Pentagon Chief Praises Kurdish Fighters in Syria,” *Hurriyet Daily News*, March 18, 2016, <https://www.hurriyetaidailynews.com/pentagon-chief-praises-kurdish-fighters-in-syria-96609>, 上网时间:2022年4月10日。

兰国”进行“真正的战斗”。^①

中东剧变以来,叙库尔德人的异军突起可谓“横空出世”。^② 在这么短时间内,库尔德人积极自卫并参与反恐战争,仅靠美军有限空中支持就击败了一度横行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建立了自治政权,实现了对叙利亚国土 20%~30%的实际控制^③,辖区人口一度达到 400 万。^④ 应该说,这是叙利亚库尔德人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

二、“罗贾瓦革命”下的地区自治实践

在积极参与反恐的同时,民主联盟党还同步推进政权建设,建立自治政府,对库尔德地区进行实际管理。库尔德人迈出这一步,一方面是客观形势使然。在政府军撤离导致库尔德地区出现权力真空背景下,为避免库区遭受来自叙反对派、土耳其和“伊斯兰国”的进攻威胁,库尔德人必须采取主动防卫措施以免受到伤害;另一方面也有主观愿望驱使。在“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叙利亚以及整个中东大乱局背景下,库尔德人开始考虑自己的命运,畅想“库尔德之春”图景,希望借乱加强对库区实际控制,提升库尔德人自身实力地位,推进自治进程,并伺机向独立建国目标迈进。

为稳固地位,库尔德人加快筹建临时政府,并推行地区自治。自 2012 年 7 月,叙政府军主动撤离库尔德地区,民主联盟党很快实现了对库尔德地区的有效控制,随后库尔德人开始酝酿成立地方机构,以填补真空。库尔德人首先决定建立临时过渡政府。2013 年 6 月,民主联盟党与控制区内多个民族和宗教派别开始协商筹建临时过渡政府。9 月,民主联盟党宣布成立由罗贾瓦地区各方代表参加的“临时委员会”,负责起草临时宪法并举行立法选举。同年 11 月,来自三个

^① “Special Briefing with General Kenneth McKenzie, Commander of the U. S. Central Command General Kenneth McKenzi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7, 2021. <https://www.state.gov/special-briefing-with-general-kenneth-mckenzie-commander-of-the-u-s-central-command/>, 上网日期:2022 年 4 月 10 日。

^② Michael Gunter, *Out of Nowhere: The Kurds of Syria in Peace an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

^③ Zafer Kızılkaya, Sofie Hamdi and Mohammad Salman, “The PYD/YPG in the Syrian Conflict: Aspirations for Autonomy in North-eastern Syria,” *Brussels School of Governance Report*, July 2021, p. 5, <https://brussels-school.be/sites/default/files/The%20PYD%20in%20the%20Syrian%20Conflict-%20Aspirations%20for%20Autonomy%20in%20North-eastern%20Syria.pdf>, 上网日期:2022 年 4 月 10 日。

^④ “Canton Based Democratic Autonomy of RojavaA Transformations Process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Kurdistan National Congress*, May 2014, <https://peaceinkurdistancampaign.files.wordpress.com/2011/11/rojava-info-may-2014.pdf>, 上网日期:2022 年 4 月 10 日。

省的代表 35 个政治组织的 86 名代表举行大会,选举产生由 60 名代表组成的“罗贾瓦临时议会”,临时议会下辖 3 个委员会:临时政府宪法联合起草委员会、全面社会契约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2014 年 1 月,“临时议会”宣布成立“罗贾瓦联合临时政府”。同时,在阿夫林、贾兹拉和科巴尼三省组建地方议会和政府机构。3 月,临时政府宪法联合起草委员会颁布了临时宪法。^①自此,“临时过渡政府”被“民主自治政府”所取代。不过,这一“自治政府”并未获得包括叙利亚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承认。

随着反恐的推进,库尔德武装不断扩大自治范围,推广“罗贾瓦革命”成果。其控制地盘不断扩大,并控制了阿拉伯人占多数的拉卡、曼比季、代尔祖尔等地。为适应新形势,民主联盟党决定将民主自治由罗贾瓦地区进一步向外扩展。2016 年 3 月 17 日,自治区各地代表举行会议,宣布将在六个月内建立“罗贾瓦—北部叙利亚民主联邦制度”,并选举产生一个领导机构和一个由 31 名代表组成的“民主联邦成立委员会”,负责筹备事宜。这一联邦制度旨在实现对地区的“民主的自我管理”,“在经济、社会、安全、卫生保健、教育、国防和文化等领域进行自我组织和运行”。^②不久,罗贾瓦民主自治政府更名为“罗贾瓦—叙利亚北部民主联邦”,12 月又更名为“叙利亚北部民主联邦”。2018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成立的叙利亚民主委员会(Syrian Democratic Council, SDC)又将联邦正式更名为东北部叙利亚自治政府(The Autonomous Administration of North and East Syria, AANES)。此外,2017 年 7 月,叙利亚民主委员会举行会议,将阿夫林、科巴尼和贾兹拉三省体制改为 7 个联邦地区体制,分别为贾兹拉地区、幼发拉底河地区、阿夫林地区、曼比季地区、拉卡地区、代尔祖尔地区、塔巴阿地区,7 个地区均设有各自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委员会。各级机构依次举行了选举。2017 年 9 月,自治区举行第一次地方公社选举。11 月,举行市政选举。12 月,举行联邦地区议会选举。2018 年 1 月,举行联邦人民议会选举。9 月 6 日,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民主联盟党在整个自治区域内推行了一整套激进改革,包括推行直接民主、地方自治、土地改革、妇女解放、发展教育、发展合作经济等。总体上,库尔德人对控制区实现了有效的自我管理。

叙北部自治联邦实际上是罗贾瓦三省自治模式的扩大版、升级版。罗贾瓦地区基本有三层管理架构:第一层是罗贾瓦地区议会和地区行政委员会,他们在叙利亚民主委员会领导下工作。第二层是省自治机构。2014 年《社会契约宪章》规定,自治区内各省依据自我管理原则设立机构。各地区均拥有各自的宪法、法

^① “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 *Peace in Kurdistan, Peace in Kurdistan*, January 29, 2014, <http://peaceinkurdistancampaign.com/resources/rojawa/charter-of-the-social-contract/>,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10 日。

^② Rodi Said, “Syria’s Kurds Rebuked for Seeking Autonomous Region,” *Reuters*, March 17, 201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federalism-idUSKCN0WJ1EP>,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10 日。

律、人民议会、政府、人民法庭、警察、情报机构和军队。立法、行政和司法均采取共同主席制。第三层是基础自治机构。主要分区、镇、公社三级。所有各级管理机构亦通过选举产生。区级管理机构由区委员会和民政委员会组成,区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分别由一男一女出任共同主席。

自治区实行独特的领导体制,确立了民主联盟党领导的权力运行机制并进行了体制创新。除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自治机构外,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和民主社会运动充当自治区的政治领导机构。在成立联邦地区之前,民主社会运动是罗贾瓦地区的政治领导机构。叙利亚民主委员会成立后,民主社会运动的职能逐步让渡给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开始由一个民主联盟党领导的组织领导机构转型为与政府平行的由公民社会、工会、协会等各类协会组成的社会组织,致力于成为政府、议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①目前,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实际上是自治联邦的最高政治领导机构,由地区各党派、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领导叙利亚革命民主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以结束目前叙利亚正在经历的分裂、流血和黑暗。”^②名义上,自治政府和军队均接受该机构的领导。叙利亚民主委员会设共同主席,分别由一名库尔德人和一名阿拉伯人出任。无论是叙利亚民主委员会,还是民主社会运动,民主联盟党均在其中居多数席位,并占据领导地位。

以人民保卫军为主体的叙利亚民主联军不仅为自治区提供安全,也是自治政府的重要职能组成部门。2015 年 10 月,叙利亚民主联军宣布成立。除了人民保卫军、女子保卫军外,联军中还包含阿拉伯人、亚述人、亚美尼亚人组成的武装,如叙利亚军事委员会、萨拉丁军、幼发拉底河火山、革命军、拉卡革命旅、第 99 步兵旅、贾兹拉旅等。担任抗击“伊斯兰国”主力军的人民保卫军是在反恐中逐步壮大起来的。自治区给予它成长的充足给养,不仅为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大本营,自治政府实施的义务兵役制还为其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兵员。相应地,自治区内民主自治理论和实践也为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军赢得了坚实的民意支持基础。

争取国际支持,并建立国际合法性,是自治政府对外关系的主要任务。争取西方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关乎自治区的命运与前途。叙库尔德人处理对外关系的首要任务,就是成为一支得到国际承认的反恐力量,支持美军并保护在叙库区的美外交官的安全^③,从而确保与美盟友关系得以维系。军事是库尔德人开

^① “Explainer: TEV-DEM-Unions and Counter-Power,” *Rojava Information Center*, June 1, 2020, <https://rojavainformationcenter.com/2020/06/explainer-tev-dem-unions-and-counter-power/>.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

^② “Explainer: The Syrian Democratic Council — A Proposal for a Democratic Syria,” *Rojava Information Center*, June 30, 2020. <https://rojavainformationcenter.com/2020/06/explainer-the-syrian-democratic-council-a-proposal-for-a-democratic-syria/>,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

^③ Ibid. .

展外交的基石。为争取西方支持,库尔德人不惜代价,积极主动加入反恐联盟,全力配合美军作战,充当反恐先锋和主力。同时,广泛加强国际交往,积极开展公关外交,推动各机构建立海外办事处或代表处,以争取国际合法地位。自治区分别在俄罗斯(2016年2月)、瑞典(2016年4月)、法国(2016年5月)、德国(2016年6月)、荷兰(2016年9月)设立了代表处。2018年1月,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在美登记为“外国政党”。民主联盟党在俄罗斯和法国设办事处,该党主席萨利赫·穆斯利姆(Salih Muslim)和阿斯雅·阿卜杜拉(Asya Abdullah)频繁应邀出访欧盟诸国,并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议会发表演讲,接受媒体采访。民主联盟党和自治政府深谙西方政治,积极运用民主、自由、平等、世俗主义等西方政治概念以及直接民主、生态民主、基础治理、性别平等、宗教自由、无政府主义、集体农庄等时髦元素去迎合、吸引西方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叙库尔德人的自治实践及其创立的独特民主自治体制是在民主联盟党领导下,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的“民主联邦”理论^①为指引,在以库尔德聚居区为主体的叙利亚北部地区实施的。民主联盟党自称信仰“社会平等、正义和信仰自由”以及“多元主义和政党自由”,“为民主解决方案奋斗”,致力于通过和平斗争追求获得文化、民族和政治的权利承认,以期“在一个多元文化、民主的社会中实现自治”。^②“罗贾瓦革命”是奥贾兰的民主联邦理论首次大规模落地试验。从罗贾瓦的自治试验看,该理论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一是主张地方自治,实现联邦制,反对中央集权,要求赋权于地方;二是实行直接民主,各级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基层进行自我管理;三是实现社会平等、自由和正义,尤其是实现妇女解放;四是主张种族、民族、宗教的多元共存,致力于生态保护;五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解决和自我保护,主张防卫权并建立地方自卫武装。可以说,民主联盟党在奥贾兰理论指导下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精心实施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它不仅挑战了传统的“阶级、性别和权力的规范”^③,还成为未来叙利亚实行去中央化的联邦治理制度的“一个样板”和未

^① Abdullaha Ocalan, “Declaration of Democratic Confederalism in Kurdistan,” *Freeocalan* 2011, <https://www.freeocalan.org/wp-content/uploads/2012/09/Ocalan-Democratic-Confederalism.pdf>,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② “About Us,” *The Democratic Union Party (PYD)*, http://www.pydrojava.net/e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section&layout=blog&id=4&Itemid=28,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③ “Efrin Economy Minister: Rojava Challenging Norms of Class, Gender and Power,” *The Rojava Report*, December 22, 2014, <https://rojavarreport.wordpress.com/2014/12/22/efrin-economy-minister-rojava-challenging-norms-of-class-gender-and-power/>.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来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一幅蓝图”^①。在奥贾兰看来,民主邦联制也是解决复杂中东问题的榜样。^②

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下,叙利亚库尔德人通过自治实现了对控制区域的较为稳定的自我管理,包括自我组织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同时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试验。“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建立自治,类似于萨帕塔的经验,并为该地区提供了一个民主的选择。”^③库尔德人的自治是与反恐斗争同步推进的,两者实现了良好的互动。反恐既是实现自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推进自治的手段和工具。自治是反恐的动力和目标,它同时也为反恐提供了坚实基础和资源。随着反恐的进展,库尔德武装实力不断壮大,自治区的范围也在扩大,并建立了较为稳定有效的管理,其独特的民主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在动荡的叙利亚创造了一个“乌托邦”^④,在地区以及国际上也吸引了较多的关注,为其合法性筑牢了根基。

三、反恐联盟框架下的反恐与自治

无论是库尔德人的反恐抑或是自治,美国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库尔德人的反恐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主要是在美国领导的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框架下参与反恐战争,美国的军事支持,库尔德人反恐之路将非常艰难。同时,正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库尔德武装才不断壮大,库尔德人控制区域内的自治才得以幸存至今。

为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2014 年奥巴马政府组建了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该联盟不仅包括 70 多个成员国,还包括众多非国家行为体。叙利亚民主联军就是这一反恐联盟中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成员。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反恐与自治均是在与美国建立反恐联盟框架下得以实现和维持的。美国的支持不仅让库尔德武装不断发展壮大,还使得自治区得以生存并不断扩大。在叙国内和地区凶险恶劣的环境下,若没有美国的保护和支持,库尔德自治恐很难坚持到现在。美军的存在和相应的安全承诺,使得其他力量轻易不敢对库尔德人和自治

^① Wladimir van Wilgenburg, “Analysis: ‘This Is a New Syria, Not a New Kurdistan’,” *Middle East Eye*, March 21, 2016,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analysis-new-syria-not-new-kurdistan>,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8 日。

^② Abdullaha Ocalan, “Declaration of Democratic Confederation in Kurdistan.”

^③ Sardar Saadi, “Rojava Revolution: Building Autonomy in the Middle East,” *ROAR Magazine*, July 25, 2014. <https://roarmag.org/essays/rojava-autonomy-syrian-kurds/>,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8 日。

^④ Wes Enzinna, “A Dream of Secular Utopia in ISIS’ Backyard,”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2015, <http://nyti.ms/1MDw3xN>,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8 日。

区大动干戈。同样,若没有叙库尔德武装强有力的地面作战支持,美国要想在短时期内击败“伊斯兰国”的目标也不太可能实现,除非美愿意投入更多地面作战部队,牺牲更多美军士兵。

库尔德人是美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最可靠合作伙伴。美之所以选择库尔德武装,一方面是因为库尔德人在反恐战场上表现突出,另一方面是由美中东政策和反恐战略所决定的。鉴于美决意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力避在中东陷入新的战争以及美国内反对出兵中东的声浪持续高涨,这决定了美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总体上,三届美国政府在叙利亚的主要反恐策略是以空中打击为主,在当地部署小规模特种部队军事行动为辅,最大限度利用当地武装力量并与其开展有效合作,争取国际支持以组建国际反恐联盟。从奥巴马到拜登,美三届政府均以库尔德为当地反恐主要合作伙伴和地面主要作战力量。不过,三届政府支持库尔德人在力度上存在差异。奥巴马时期,因担心土耳其反对,最初选择了武装叙温和反对派,后因温和反对派不堪重用被迫放弃,转而寻求战斗力更强的库尔德武装。不过,奥巴马政府对叙库尔德武装援助有限,仅给予有限空中支持和少量轻武器。特朗普上台后加大打击“伊斯兰国”力度,在增兵叙利亚的同时,决定扩大对叙库尔德武装援助,增强反恐合作,为击败“伊斯兰国”创造了重要条件。取得军事胜利后,特朗普对叙库尔德人趋于冷淡并下令撤军,致使双方关系跌入低谷。拜登上台后延续了与库尔德武装合作反恐的政策,以防“伊斯兰国”东山再起。

库尔德人向美方提供多方面的重要支持,发挥了独特作用。军事上,库尔德武装是美军在当地的最可靠、最具有战斗力的合作伙伴,为美击败“伊斯兰国”立下汗马功劳。情报、侦查、地面作战,是叙利亚民主联军为美方提供支持的主体性任务。叙利亚民主联军几乎在美军针对“伊斯兰国”采取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担任地面作战先锋和主力。库尔德武装开展地面进攻,美军则辅之以空中火力支持,是美库合作反恐的主要作战模式,也颇为行之有效。除军事方面外,美还希望库尔德人在维持解放区秩序、看押管理恐怖犯及其家属^①、实施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发挥作用,以清除恐怖滋生土壤,防止“伊斯兰国”东山再起。美稳定的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必须与叙利亚民主联军、自治政府合作,并由后者具体负责实施。看押数万被俘“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尤其是1万多名被俘外籍武装分子,也是令美方头疼的难题。支持叙利亚民主联军“控制监狱,确保叙利亚民主联军控制下的所有囚犯都留在这些监狱里并得到安全保护”,是美

^① 目前在叙利亚主要有安置恐怖分子家属成员的有两大难民营:霍勒(al-Hol)难民营和洛杰(Roj)难民营,前者大约有57,000人,后者约有2,700人。管理难度极大,安全隐患较多。

军一项重要任务。^① 政治上,库尔德人对美也有价值。通过与库尔德人的反恐合作,美军可增加在叙问题上的发言权,可制约叙政府,牵制俄罗斯、伊朗,约束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极端反对派。

叙库尔德人为避免美军出现高额伤亡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由于库尔德武装的存在,美军才得以在叙仅维持小规模特种部队的存在,无需向叙部署大规模地面部队。面对近 20 万“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美军在叙部署最高峰时也不到 3,000 余人。自 2020 年以来,美军仅维持 900 人左右规模。^② 自 2014 年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地反“伊斯兰国”战争中累计死亡不到 100 人,而盟友叙利亚民主联军牺牲高达 11,000 多人。^③ 对库尔德人在反恐中的巨大贡献,美国国内有较为广泛共识。前总统特朗普、现任总统拜登以及前美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两任中央司令部沃特尔和麦肯齐、前“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美国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均高度评价叙库尔德人在反恐中发挥的特殊作用。特朗普和拜登先后亲自对叙利亚民主联军为击毙“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库拉西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感谢。^④ 正因为此,特朗普下令从叙撤军时在国内招致来自两党和军队的普遍反对。国防部长马蒂斯、总统反“伊斯兰国”特使布雷特·麦格克为此提出辞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参议员利兹·切尼、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以及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等强烈指责特朗普“背叛”库尔德人。前美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指责特朗普撤军之举是让库尔德人“去死”。^⑤

^① Sarah El Deeb, “US Troops at Syria Base Say They’ll Keep Pressure on IS,”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12, 2019,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us-troops-syria-base-pressure-66933721>,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7 日。

^② W.J. Hennigan, “The U. S. Will Withdraw from Syria. No One’s Sure What Comes Next,” *Time*, December 19, 2018, <https://time.com/5484972/donald-trump-syria-withdrawal/>,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 “The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 Lead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 12.

^③ Steven A. Cook, “There’s Always a Next Time to Betray the Kurds,”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0/11/kurds-betrayal-syria-erdogan-turkey-trump/>,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7 日。

^④ Emma Newburger, “Trump Confirms ISIS Leader Baghdadi Is Dead After US Raid in Syria — ‘He Died Like a Coward’,” *CNBC*, October 27,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10/27/trump-statement-on-isis-baghdadi-raid.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7 日; “Background Press Cal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U. S.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in Syria,”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February 3, 2022,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background-press-call-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us-counterterrorism-operations-syria>,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7 日。

^⑤ Devan Cole, “Nikki Haley Says Trump’s Syria Decision Means Leaving US Allies ‘To Die’,” *CNN*, October 8, 2019. <https://edition.cnn.com/2019/10/07/politics/nikki-haley-donald-trump-syria-troops-brett-mcgurk/index.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8 日。

同样,在反恐联盟框架下,美方为库尔德人提供了军事、经济等广泛支持,持续为叙利亚民主联军和自治区输血。美明确称其在叙任务是帮助合作伙伴,直到其能在叙独立击败“伊斯兰国”。^① 美军向叙利亚民主联军派遣军事顾问,提供军事培训、援助武器和装备,为军事行动提供空中掩护,开展情报共享,发放工资津贴等。美还向自治政府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等援助,以恢复“解放区”的稳定和秩序。自2016年底以来,美为库尔德控制区的稳定和复苏提供了超过3.5亿美元的资金。自2018年以来美还为库尔德人从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争取到了7亿多美元资金援助。^② 截至2019年12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叙东北部资助了240个“稳定项目”。国防部实施了至少65个类似项目。^③ 2022年5月,美宣布给予在库尔德控制区开展投资的美国企业制裁豁免。^④

对叙库尔德人而言,美国是“保护民主,确保库尔德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盟友”,^⑤没有美支持,其反恐和自治都难以维系。这是由叙库尔德人四面受敌的处境和相对虚弱的地位决定的。库尔德人对美需求是多方面的,但核心需求是政治和军事支持,以确保安全,维护地区自治成果。叙库尔德人主要面临三大威胁:“伊斯兰国”、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极端反对派势力、叙政府军。此外,俄罗斯、伊朗也构成一定威胁。在自治区内部,民主联盟党也面临库尔德民主党的竞争。经济资源有限、严峻经济形势、大量难民回归、极端分子罪犯看管等问题也是棘手难题。因此,库尔德人希望美能给予全方位支持,包括提供武器和物资;为反恐部队和警察提供培训;支持自治区制订持久击败“伊斯兰国”的目标和战略;提供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支持自治机构的能力建设;支持在自治区内开展投资和贸易活动的美资企业和人员并豁免制裁^⑥;支持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和自治区政府参加叙问题和谈并争取合法席位;保证外国军队或民兵不会破坏自治区的安全稳定,制止向该地区的极端组织提供物资或财政援助;要求土耳其军队撤

^① “The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 Lead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 3.

^② Bureau of Near Eastern Affairs, “U. S. Relations with Syria,”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tate.gov/u-s-relations-with-syria/>,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③ “The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 Lead Inspector General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 68.

^④ “Authorizing Activities in Certain Economic Sectors in Non-Regime Held Areas of Northeast and Northwest Syria,”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May 12, 2022.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26/syria_gl22.pdf,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⑤ “Fact Sheet,” *Syria Democratic Council US Mission*, <https://www.syriandemocraticcouncil.us/fact-sheet/>,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⑥ 2020年7月30日,叙库区政府与美国石油公司“德尔塔新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Delta Crescent Energy LLC)签署开发叙油田协议。叙政府谴责该协议无效和非法。

出自治区并退出叙利亚,否则予以制裁等。^①

虽然美库双方均十分看重彼此的反恐盟友关系,但双方均清楚了解这一关系的局限性。美库反恐盟友关系具有实用性、工具性、非对称性等特点。反恐是双方藉以实现自身利益和目标的主要工具。对美而言,虽然库尔德人对实现击败“伊斯兰国”这一核心任务至关重要,但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并非无条件和无底线。二战以来,工具性、实用性一直是美对库尔德人政策的特点。美利用库尔德人为其中东政策服务,需要时用之,不需要时弃之。美国历史上至少 8 次背叛库尔德人。^② 20 世纪 70 年代,针对美出卖库尔德人的指责,基辛格辩称“秘密行动不是慈善事业”。^③“伊斯兰国”兴起之初,在伊叙两国大规模杀害库尔德人,奥巴马政府一直无动于衷。虽然特朗普口口声声自称“爱库尔德人”,说自己“是库尔德人的超级粉丝”,但这只是政治作秀。^④ 2017 年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独立公投,特朗普政府反对并派人劝阻。对叙库尔德人,特朗普单方面突然宣布撤军,令库尔德人措手不及,并为此招致土耳其军队痛击,失去大片领土。叙库尔德人对美价值主要在于反恐。美军无意在叙久留,也无意真心支持库尔德自治或独立。美不承认库自治政府的合法性,不接受民主联盟党和自治政府在美设代表处,不支持库尔德人加入日内瓦和谈,不愿提供装甲车、火炮、导弹等重型武器。对库尔德自治政权,美明确表示不承认,“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完整的叙利亚……,一个完整、统一、无宗派的叙利亚,这就是我们的目标。”^⑤有着“库尔德人的劳伦斯”^⑥之称的布雷特·麦格克直言不讳地指出,鉴于维护美土关系的战略需要,“库尔德人不能指望美国去保护安全。”^⑦

美对库尔德人的有限支持是由美全球战略与中东利益决定的。首先,民主

^① “United States Agenda,” *Syria Democratic Council US Mission*, <https://www.syriandemocraticcouncil.us/legislative-agenda/>,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12 日。

^② Jon Schwarz, “The U. S. Is Now Betraying the Kurds for the Eighth Time,” *The Intercept*, October 8, 2019, <https://theintercept.com/2019/10/07/kurds-syria-turkey-trump-betrayal/>,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12 日。

^③ Ibid.

^④ Kylie Atwood, “Trump Tells Worried Ally ‘I Love the Kurds’ in Hotel Meeting,” *CNN*, January 29, 2019, <https://edition.cnn.com/2019/01/29/politics/trump-kurds-hotel-meeting/index.html>; “‘I Am a Big Fan of the Kurds’, Says Donald Trump,” *Rudaw*, July 22, 2016, <https://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22072016>,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8 日。

^⑤ Rodi Said, “Syria’s Kurds Rebuked for Seeking Autonomous Region.”

^⑥ Muart Yetkin, “Brett McGurk, the Lawrence of Kurdistan?,” *Hurriyet Daily News*, July 1, 2017, <https://www.hurriyetdailynews.com/opinion/murat-yetkin/brett-mcgurk-the-lawrence-of-kurdistan-114987>,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12 日。

^⑦ Majeed Gly, “McGurk: Syria Kurds ‘Can’t Count on US’ to Protect Them,” *Rudaw*, February 29, 2020, <https://www.rudaw.net/english/interview/29022020>, 上网时间:2022 年 5 月 10 日。

联盟党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过于密切,美对叙库尔德人政策必须服从于美与土耳其的战略关系。土认为民主联盟党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视之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美认识到库尔德工人党问题是土核心利益,不愿因叙库尔德问题触怒土。在土压力下,奥巴马甚至对库尔德人扩大控制区域表示担忧,一直迟迟不愿提供支持。在土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劝说下,特朗普三次宣布从叙撤军,为土进攻库尔德人“开了绿灯”。^① 其次,叙库尔德自治或独立将改变地区政治版图,改变地区格局,引发地区局势动荡。在美从中东战略收缩之际,美不愿引起更多麻烦。最后,相对于伊拉克库尔德人,叙库尔德人人口少,资源缺乏,生存能力较弱,若想维持自治必须依靠外部强力支撑和持续输血。而美无意承担除反恐以外的其他责任。拜登的目标是终结美在中东的“无休止的战争”。虽拜登承认叙利亚的恐怖主义威胁高于阿富汗,但并不希望在叙维持长期的军事存在。^② 此外,民主联盟党的左翼政治属性也让美对其产生猜疑。

对于美国的意图与政策,叙库尔德人亦非常清楚。特朗普突然撤军已让库尔德人尝到苦头。由于美撤军,库尔德自治区被土耳其硬生生地一分为三,大批领土被土占领并建立了安全区。而残酷的现实是,依赖外部支持一直是库尔德人谋求实现民族自治或独立梦想的宿命。鉴于美全球霸主地位,除了美国,叙库尔德人并无其他外部力量可依靠。美中东问题专家史蒂夫·库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出卖库尔德人是美国的传统,并且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但库尔德人别无选择,只能始终信任美国。”^③伊拉克库尔德人实现自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庇护,这给叙库尔德人以某种幻想。因此,竭力争取美支持,仍然是叙库尔德人对外关系的首要任务。而反恐则成为拉紧、拖住美国的最可靠工具和救命稻草。这需要库尔德人既要积极反恐,又不能过于投入,为此需要采取时紧时松的反恐策略。库尔德人过于主动地彻底消灭“伊斯兰国”不仅会消耗自身实力,还会让美国远离自己。“伊斯兰国”在叙保持适度存在对拖住美国,维系反恐联盟大有裨益。维持叙当前现状符合库尔德人利益。与此同时,鉴于美支持的不可靠和不确定性,库尔德人必须左右逢源,积极与欧盟、俄罗斯、以色列、伊朗、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反对派、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等建立交往,开展务实合作。2018年12月,面对土耳其的进攻,库尔德人主动请求叙政府支持,请求政府接管部分领土就是最好的证明。

^① Jared Szuba, “Outgoing Syria Envoy Reflects on Turkey, the Kurds and What Everyone Got Wrong,” *Al-Monitor*, December 9, 2020,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0/12/trump-syria-envoy-jeffrey-mideast-policy-turkey-erdogan.html#ixzz7RvobMcZe>,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0日。

^② Jason Lemon, “Fact Check: Does the U. S. Have No Troops in Syria, As Joe Biden Claims?,” *Newsweek*, August 19, 2021. <https://www.newsweek.com/fact-check-does-us-have-no-troops-syria-joe-biden-claims-1621069>,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2日。

^③ Steven A. Cook, “There’s Always a Next Time to Betray the Kurds”.

四、结论

叙库尔德人基于反恐所建立的地区自治和美库反恐联盟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反恐、自治和反恐联盟三者的未来均面临很大不确定性。若无“伊斯兰国”的威胁,反恐则失去方向和目标,反恐联盟也失去了坚实根基。而无美国的支持,民主联盟党和地区自治的生存也将成为问题。库尔德人聊以心安的是,当前“伊斯兰国”威胁尚存且有卷土重来之势,同时叙利亚问题深陷僵局,遏制叙政府以及俄罗斯和伊朗仍是美政策目标,当下库尔德人对美仍有实用价值,拜登政府暂且不会抛弃库尔德人。若“伊斯兰国”再遭重创并一蹶不振,特朗普再次上台,土耳其与叙利亚政府达成和解,土耳其不顾美反对执意加大对叙库区干预,上述情形中出现任何一种都将使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自治面临极大风险。这种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是由美国和库尔德人将反恐高度工具化所决定的。

民主联盟党领导人萨利赫·穆斯林坚称,叙库尔德人不会容许出现第二次洛桑会议,“我们不会背叛我们的烈士,也不会屈从于美国或土耳其政府。库尔德人将会为自由战斗至最后一人”。^①这一悲壮话语既展示了库尔德人的顽强斗争精神,也预示了未来之不易。叙库尔德人取得今日之成果非常不易,未来若想维护既得利益,继续争取美国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库尔德人也必须明白,库尔德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通过与叙政府以及叙社会的全面对话来推进,需要在全体叙利亚人自主决定命运的框架内实现。库尔德寻求自治的脆弱性不能长期依赖外部势力来强固。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或独立诉求,叙政府和叙反对派一致反对。叙政府明确表示将收复包括罗贾瓦在内的所有领土。^②包括叙利亚邻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几乎也一致表示反对。为此,库尔德人一再公开表示不寻求脱离叙利亚,与叙政府一致保持对话与合作,这有助于叙库尔德问题走上正途。

(责任编辑:赵 军 责任校对:李 意)

^① 一战后,1920年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含有允许库尔德人自治的条款,但1923年7月洛桑会议签署的《洛桑条约》取消了该条款。参见“*We Will Not Play the Game*,” *Rojava Report*, December 5, 2013, <https://rojavareport.wordpress.com/2013/12/05/we-will-not-play-the-game/>,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4日。

^② Karwan Faidhi Dri, “Assad: Kurdish Issue in Syria Is ‘Illusive and a Lie’,” *Rudaw*, <https://www.rudaw.net/english/middleeast/syria/050320201>; “We Will Not Allow the Division of Syria: FSA Commander,” *Syrian Observer*, June 10, 2015, https://syrianobserver.com/interviews/29857/we_will_not_allow_division_syria_fsa_commander.html, 上网时间:2022年5月14日。